

"80后"批评家文丛 第二辑

周明全 策划

陈思和 主编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项 静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批评家文丛

隆重推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80后”批评家文丛

项 静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 项静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12

(“80 后”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222-12839-2

I. ①我… II. ①项… III. ①读书笔记 - 中国 - 现代
②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史 - 文学史研究 - 文集③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史研究 - 文集 IV. ① G792
② I20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3780 号

责任编辑: 苏映华 刘 焰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校对: 徐 霞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作 者	项 静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2839-2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出版部电话 0871-64191534

“80 后”批评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刘大伟

副主任：赵石定

主 编：陈思和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程光炜	丁 帆	李 洱	李 森
林建法	刘 涛	缪开和	施战军
宋家宏	王 干	王涑海	吴义勤
张新颖	张燕玲	张颐武	朱向前

总序

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

“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

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上海鱼焦了斋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序）

蔡翔

项静要出新书了，嘱我写序，我一时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

2003年的春天，我刚到上海大学工作不久，那一年的硕士招生就开始了。在面试现场，有一个女孩，瘦小，神情怯怯的，但是一开口，怯怯的神情就走了。说话慢条斯理，读了许多书，也蛮有想法，而且，还有一种文学的——什么呢？我想，也许是一种文学的味道。面试结束后，她留下了一叠A4纸，有诗，也有散文，还有小说。

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我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她叫项静，来自山东泰安。

三年过去了，项静硕士毕业。有一天，她来找我，说想继续读博，我说好啊，你去复习，准备考试。后来，她考上了。就这样，项静又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又过了三年，项静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毕业了。毕业后，她去了上海作家协会，算是谋到了一份不错的职业。

前后算起来，项静跟了我六年，我不知道，我教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我这儿学到了什么。能够想起来的，是师生在一起讨论的点点滴滴，是相互的质疑和辩论，当然，有时候，也会伴随我对她的论文的苛刻和挑剔。

项静热爱文学，也有文学天赋，但是大学中文系并不负责培养作家，只是读书、讨论，然后写论文。硕士写论文，博士还是写论文。我并不清楚，项静读了硕士和博士以后，是不是还在继续写她的诗，写她的散文和小说，她没有和我说过。我知道的是，她读书很勤奋，读我给她的阅读书目上的书，也读其他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准备她的论文选题。我记得，她的硕士论文选题是《社会主义“新妇女”与文学叙事》，20世纪50～60年代，对她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时代，完全陌生。也许，重要的不是她的论文最后写得怎样，而是她借

此进入了一个时代，我想，这对她今后的写作是有裨益的。她的博士论文，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代，她相对熟悉一些，但她选择的题目却很“宏大”，讨论80年代的文学如何“遭遇西方”。现在看起来，这个题目是有点大了，但是大也有大的好处，项静借此读了许多书，想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并没有进入她的论文，但会伴随她的一生，思考、回答。

这样的生活——读书、讨论、写论文——概括起来说，就是学院的生活，我没有听到项静对这种生活的抱怨，但我自己觉得，这样的生活肯定是枯燥的。有些天才无法适应，也就是说，无法适应大学的生活。学院生活会限制人的想象力，也会扼杀天才的创造力，因此，它很有可能批量生产出一些中庸之辈。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因此，我总是鼓励学生写一些诗，或者散文，也鼓励学生写文学评论，我的本意是，或许能借助这样一些写作方式，保持一点对生活和文学的鲜活的感觉，以抵制学术对人的过度的规训。我个人以为，这对学术，尤其是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可能是重要的。

项静（也包括我的其他学生）对文学创作一直很留意，有一些很好的新的作家和作品，我也是从他们那里知道的。而且，项静也没有完全放弃文学评论的写作，硕士一年级的時候，她就评论过陈应松的作品。多年以后，我遇见陈应松，应松兄还说起这篇文章。当然，这是前辈奖掖后进的意思。

不过，我并不排斥学院生活以及学术的规训，相反，我很重视。新生入学，我说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我们不是天才，我们只是一些中等资质的人，因此，没有捷径，就是每天读书、讨论、写论文，就是每天坐在图书馆，查阅各种各样的文献，我们就是一些普通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

我的学生，将来未必都能成为优秀的学者（好像也无此必要），但是他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在学习期间，都能认真真正地读书和思考。而我进一步的意思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品性上，能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宽厚待人。这一点，我不仅希望项静，更希望我所有的学生都能终生铭记。

大学中文系，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比较注重的，大概就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了，起码，我个人这样认为，也按照这样的想法去要求学

生读书、讨论和写论文。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两翼，缺一不可。当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这两者实际上又很难截然分开。没有文学评论的支持，我们就不可能对作品有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同样，没有文学史研究的帮助，我们怎样才能判断一部作品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新的思想经验和艺术经验？而在文学史研究貌似客观冷静的背后，往往有着热烈的诗意；文学评论的热情的诗意后面，也一定是客观冷静的理性支持。

但是，我想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异，这个差异不是什么学术等级上的，而是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对学生引申出不同的学习要求。

对于教学而言，我可能更注重文学史研究，我觉得，学生首先应该回到历史、回到经典文学作品的叙事脉络、回到重要的思想理论，应该学会查找文献，学会和各种“说法”对话。经过这样的基础训练，他们今后的学术思考和写作可能会更扎实一点。

我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的理解都很简单。文学评论是需要一种价值判断的，简单地说，就是“写得怎么样”，其中又暗含了“应该怎样写”。它不仅要求评论者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和一定的文学鉴赏力，还要求评论者拥有自己的美学理想，文学评论的优劣常常和这一美学理想有关。我并不赞同把文学评论写得和学术论文一样，甚至语言，也应该有所区别。我自己更欣赏那种美文似的文学评论，那种充沛的才情，引导评论者的思想，在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中，完成另一个文本的创造。

我对文学史研究的理解就更简单了，如果说，文学评论要求的是“写得怎么样”，那么，文学史研究要求的，则是“为什么要这样写”。这就涉及方方面面的讨论。

我的一点粗陋的理解是，对人文学科来说，历史可能是基础中的基础，所谓“回到历史语境”，前提是必须厘清历史，当然，这个厘清又是有前提的，就是历史观。所以，我和学生在一起讨论的常常是历史，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史和当代史，还有古代史。当然，这个历史包括很多层面，既包括政治史和思想史，也包括社会史。我们的设想是：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如何建构一种联系，比如，我们在讨论文学中的“乡土”社会时，就一定会涉及所谓的“士绅结构”（沟口雄三也称为“乡里空间”），涉及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我们总是要搞清

楚，这样一种结构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崩溃的，形成和崩溃的原因又是什么，有否重建，重建的冲动和遭遇的困难是什么，等等。

文学在记录社会，记录历史中的人心，文学还在想象未来，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些记录和想象的依据来自哪里。

我们做文学史研究，所依据的无非是三个层面：文本、史料和理论。

这个理论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也包括许多非文学理论。不仅包括中国的理论，也包括西方理论。理论提供的，当然首先是一种穿透历史的视野，不用回避的是，也包括方法论的启示。因此，在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中，就同时包含了方法论的交流。这些年，我们学科点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读书会，读各种理论，在这样的读书氛围中，项静也读了很多理论方面的著作。当然，在理论的阅读和应用上面，自然也免不了囫圇吞枣、生搬硬套，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方面的毛病。有些人排斥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有道理的一面是，理论有时候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至上，很可能妨碍我们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小中见大，当然是对的，但小中如何见大，对学生就是个问题，经验固然重要，但有时候，理论也会提供一定的帮助。问题在西方理论，我的想法是，不排斥，也不迷信。不迷信的前提是要了解，然后才是具体分析，分析它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和无效，最后才能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主张。比如说，我们在跨学科的交流中，文学研究常常会从心理学和人类学那里得到“原型”批评理论的启发，但是，某一作品为什么会在“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征用某一原型，征用的原因和目的（意识或无意识）是什么，这就又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讨论了。

而要检验某一理论（无论中西）的有效和无效，并没有其他捷径，只有深入材料和文本的分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而言，史料的收集其实刚刚开始，这里面的学术空间是很大的，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对材料的分析，把材料也作为文本。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讨论，毕竟，我们是搞文学研究的。在这方面，文学评论对文本的细读要求，以及大量的分析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积累。

把文学放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讨论，然后组织我们自己的叙述活动，这样，有可能把叙事弄得很复杂。这不是问题，由繁入简，先是繁，然后才可能入简。

学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蹴而就是不太可能的。怕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故步自封。所以，我希望自己，也希望项静，还有我的其他学生永远把自己当作一个学习者，不断地纠正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点点进步也是好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天才，只是一群中等资质的劳动者。

也许，有的学者会觉得这可能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我倒不这样看。我觉得没有必要先给文学史研究定下“内/外”的边界。我更倾向于把文学当作一个场域，各种各样的元素相互的作用和博弈，最后才获得一种形式化的可能。

当然，我们最后仍然要给文学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才能确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我们终要回答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差别在哪里，因此，我们最后要回到形式、回到情感、回到美学。这些工作，都只是刚刚开始。很多年轻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已经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灿烂前景。

项静毕业以后，我和她的见面机会就少了，这一次，读了她的书稿，我才知道她这几年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我很高兴。

一个人的写作，有时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往往会根据她（他）的生存环境而变化。作家协会为项静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下文学创作的平台，因此，文学评论是一个很好的写作选择。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在冷静的观察中，热烈地表达自己的美学理想，要知道，文学史研究有时候也可能是对我们思想的一种束缚，甚至限制。

那么，文学评论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不出具体的意见。我是把文学评论看成“文章”的，在我的词典中，这是很高的评价。好文章应该没有“章法”，或者说“章法”在“没有章法”的背后。往往因人而异、因对象而异，所以要因地制宜。我希望项静把文学评论当成文章去做，把文章写好，要写好就不容易，文学评论也是有技艺的，“技进乎道”是对的，但技艺也要琢磨。起码在目前，我对项静的文章并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有些抽象的意见我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不要成为一个职业批评家，成为职业批评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要时时表态，要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约稿，久而久之，要么飞扬跋扈，要么陷入一种“事务性的写作”。要保持一种业余的写作心态，

有话才说，无话就沉默，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没有让自己激动的作品，就不写，可以回到历史，回到文学史研究，甚至可以写诗和散文。因此，多准备几副笔墨是有必要的。好在项静是在作家协会工作，不用应付每年的业绩考核，现在的大学制度是很糟糕的。

第二，文学评论一定会涉及“批评”，这很正常，也有必要。但批评要善意，不可居高临下，更不可哗众取宠，前提是要尊重作家，尤其是要尊重作家的劳动，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是说得要有道理。所以，自己搞些创作还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体会文学创作的甘苦，尤其是其中的奥妙。这样说出来才会是“内行话”，不要说“外行话”。尤其要记住，在你试图羞辱别人的时候，最后被羞辱的一定会是你自己。

第三，要坚持读书，多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不能只读当下的文学作品。我甚至以为，在知识上，文学评论家更应该是一个“杂家”。要知道，作家不仅读生活，也读书，有些作家甚至读了很多书。多读书，才会知道这些文学作品的来龙去脉。有时候，文学评论比的就是各自的学识和艺术修养。

第四，作品还是要读的，而且要多读，不读怎么知道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不好。就有可能人云亦云，就会一窝蜂。文学评论有一个职责，就是“发现”，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是滞后的，是跟在文学评论后面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评论家，有一点很好，就是他们读作品，读所有能读到的杂志。那个时代，新人辈出，和当时的评论家多少有点关系。所以，有时候，文学评论就是个体力活，下的是笨功夫。我淡出评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年纪大了，体力不济，阅读量跟不上了。而且，现在的文学就是将来的文学史，现在多读作品，也是为以后的文学史研究奠定基础。

第五，文学评论是需要“发现”的，不仅发现新人，也要发现新作。可是，什么是“新作”？我的简单的理解是，所谓“新作”就是那些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艺术经验的作品。所以，我们对文学的考察，一方面是要讨论它和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要寻找它和传统（以及时尚）“断裂”的地方，创造性常常通过“断裂”而显现出来。所以，传统和反传统正是一部优秀作品的一面。当然，这个“断裂”，或者“反传统”也要具体分析，有时候，“反传统”是回到了更遥远的“传统”。至于在“断裂”的地方如何敏锐地看到并推动文学的发展，则是进一步的事了。

20世纪80年代，强调断裂、强调创新，但对传统的继承似乎强调不够，今天的情况好像有点倒过来，所以，我很希望年轻的评论家在这两方面都有所建树。

第六，文学评论是要评论的，但也不要忽略了阐释的重要性。文学评论也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常常依托了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通过文本细读，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我们创造另一个文本。因此，作品论仍然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写作方式。当然，创造要有思想，因此，我们对生活、对世界、对文学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除了来自经验、来自对生活的理解，也来自读书、来自理论构想。尤其是今天的年轻评论家，基本上都是“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因此，重新强调深入生活、强调生活的历练还是有必要的。

第七，好的文学评论的背后一定有文学史研究的支持，尤其在今天，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的界限，已经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所以，我希望项静能够继续她的文学史研究，这对文学评论是有帮助的。这个研究倒也未必一定要通过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体现在阅读和思考之中。所以，不仅要读今天的作品，也要读以往的作品，这样，我们对文学形势才能了然于心，才会有全局的观念，才会使文章变得厚重起来。

第八，最后，最后是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时代，写作是会给我们带来名利的，而如何不被名利所累，不断地从零开始，勇于否定自己，才是值得我们去想、去做的。在生活中，我们大概很难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纯粹的写作者。

这些话是对项静说的，也不仅仅是对项静说的。我借给项静写序的机会，把这些话送给我所有的学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是为序。

2014年7月上海

“80 后”批评家文丛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contents

目 录

总 序

陈思和 // 1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序）

蔡 翔 // 1

第一辑

艰难的行走

——漫谈陈应松的《望粮山》// 003

并不遥远的风景

——读刘继明的《江河湖》// 008

我们如何呈现历史

——重读王安忆的早期小说 // 014

一个人在路上

——林白和她的批评史 // 027

方言、生命与韵致

——读金宇澄的《繁花》 // 042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

——重谈路内的三部曲 // 051

暴风雨中的羔羊

——读姚鄂梅的近作 // 060

薛舒：上海一种 // 069

过于喧嚣的孤独

——读田耳的《天体悬浮》 // 075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读徐则臣的《耶路撒冷》 // 081

政治正确的轮船与漂浮的故事

——乔叶的《认罪书》 // 089

想象大地上的陨石

——宁肯的《三个三重奏》 // 098

一片荣辉，把世界包裹

——漫谈刘玉栋的小说 // 108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